

1987年秋天第一次访美,於梨华热情邀请我去她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做次演讲,我先去了三一学院和耶鲁,在哈佛与李予云大姐会合,又一同去了麻省理工大学,本应从那里一起结伴赴奥尔巴尼,却因於梨华夫君忽然发病,李子云大姐便去了明尼苏达大学,我便另去了康奈尔大学,后来又去西海岸,竟未能与她谋面,甚是遗憾。

1998年再度访美,从中部科罗拉多丹佛,与妻子坐火车去旧金山,好友李黎到车站接我们到她在斯坦福家中,告诉我,於梨华已从东部迁西部旧金山湾区几年了,因为美东的冬天寒冷,旧金山

於梨华的悬空书房

刘心武

湾区则冬暖,所以她夫君和她从纽约州双双退休后,便到西部这边享受暖冬。我就说其实1987年虽然接到来自美国的五封邀请信,於大姐的那封却是首先寄出的,除校方的正式邀请函,还附有她本人手书的信札,说她家住的房子挺宽敞,我和李子云都可以住她那里。李黎就告诉我,她夫君那时担任校长,住的房子确实气派,但退休以后,必须搬出,自己买或者租,就没有能力在好地段住那么大的房子了,现在他们夫妇

在湾区买的是公寓房,一个单元,自己住当然也还不错,留客就不方便了。

在李黎家中,接到於梨华电话,邀请我和妻子一同去她家做客,李黎作陪。李黎说,美国这边,一般住公寓的,轻易不会邀请朋友去家里见面,都是约到外面咖啡馆或餐厅相聚。可见於梨华对我真是格外看重。我当然很高兴。与北京家中儿子通长途电话,告诉他将会见到著名作家於梨华,他却把於梨华跟聂华苓弄混,国内弄混她们二位的至今仍有,她们虽然都是早年从台湾到美国定居的作家,但聂大於六岁,聂在爱荷华大学创办国际作家写作室,长期以来分批邀请各国作家去参与写作室活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起,她通过邀请海峡两边作家去那里会合,对促进两岸文学交流与国家统一贡献甚大。於则是台湾第一代赴美

留学生之一,196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留学生文学之开山作。经我提醒,儿子想起我家书架上有这本书,记得我跟他说过,这部小说使用了时空交错、意识流等现代派文学的技巧,对大陆作家很有借鉴意义。

由于大陆实行了汉字简化,因此,有的姓氏,比如葉,简化为形态差异极大的叶,葉聖陶、葉君健、葉嘉莹写成了叶圣陶、叶君健、叶嘉莹,但於这个姓氏却绝不能简化为于,因为它读音,不是yu的第二声,可读第一声或第四声。我取第四声,熟悉以后,称呼她,听起来就是玉大姐。

李黎开车带我和妻子去於大姐家,她亲自到地下停车场来迎接,带我们一起乘电梯去她家那个单元。我们虽是头回见面,却神交甚久,一见如故,言谈甚欢。见到於大姐夫君,原来就听说他是双腿残障,果然是坐轮椅上,但身体魁伟,红光满面,当时他的轮椅在落地窗前,就笑指下面,让我和妻子观看,原来窗外是

宽敞的中庭,绿植丰富,还有颇大的泳池,池水碧蓝清澈,於大姐就说,她会到楼下会所打网球、进健身房健身,然后会到泳池游泳,夫君便会在这个窗前对她挥手、欣赏她的泳姿。那一年於大姐已年近七旬,看上去却至少年轻二十岁。

於大姐呵呵畅笑,带我们去她书房,说那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空间。万没想到,她那书房十分奇特,竟是在高挑的屋子里,以一架楼梯连通,形成屋中屋,看去是悬空的造型,登梯上去,背后是墙,形成书架,前面是地,形成书架,下面可以望见书房内部,书桌靠栏杆,写作椅朝外,坐上去可以“一览众山小”!我和妻子以及李黎随她上去以后,她笑道:“放心!很结实的!”我们就都坐到书房的沙发椅上,畅叙起来。

早听说於大姐快人快语,是个直脾气、急脾气。果不其然。她既邀请

我们到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间——灵魂飞翔遨游的书房,也就全不设防,口无遮拦,咳唾珠玉,嬉笑自若。聊天中提到一位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的女士,所写的一本畅销一时的回忆录,她直率地表达,看不惯!特别是开篇就描述自己在中国所过的一种白金汉宫式的养尊处优生活,下午茶的细瓷描金茶具如何高档名贵,等等,后来被冲击摧毁,於大姐的意思是,若说遭受失常的不幸,许许多多普通中国人更有叹息权,她算得什么?我听了,就白愧不能如她那样直率陈言,虽有看法,却往往要左顾右盼,怕人误会,怕遭口舌。

於大姐教会了我,于事于人,应以良心良知衡量,好处敢说,坏处敢说,不好说就是玉大姐。

李黎开车带我和妻子去於大姐家,她亲自到地下停车场来迎接,带我们一起乘电梯去她家那个单元。我们虽是头回见面,却神交甚久,一见如故,言谈甚欢。见到於大姐夫君,原来就听说他是双腿残障,果然是坐轮椅上,但身体魁伟,红光满面,当时他的轮椅在落地窗前,就笑指下面,让我和妻子观看,原来窗外是



於梨华

去松江办点事情。办完事,时间尚早,便与妻子坐了两站地铁,来到醉白池公园。

上一次到醉白池还是十多年前。光阴荏苒,时光飞逝,没想到,此次故地重游,竟然过去这么长时间,而且是在新冠疫情刚刚得到控制但还不能松懈的背景之下,因此,进入公园前,出示随申码、填写个人信息,一个都不能少。然后才入得园内,顿觉满目春色,扑面而来。

醉白池公园里有不少参天的大树,暮春时节,已然枝繁叶茂,浓荫冠盖。树下,间或鲜花绽放,娇艳迷人。漫步园中,但见楼阁掩映,池水青碧,曲径通幽。游人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虽然都戴着口罩,但轻松的步履却传递出了挣脱羁绊、踏青春游的雅兴,不负春光、拥抱自然的快慰。

踏青,也称踏春,一般指的是春天到郊外散步游玩。踏青的日期因时因地而异,现在以清明出游踏青居多。这种节令性的民俗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春秋战国时期,春游踏青已经成为一种祭祀与游乐兼得的民俗活动。《论语》中记载:“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雩是暮春时求雨的祭礼。想象一下,春暖花开,穿着春天的衣裳,约上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儿童,在沂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在舞雩台上任和煦的春风吹拂,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既完成了祈雨的仪式,又是拥抱春天的踏青郊游,那是多么令人快意啊!

到了隋朝,踏青演变成了一项比较普遍的民俗活动。隋朝著名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就以鲜艳的笔触,对人们在明媚春光中尽情踏青游乐做了形象的描绘。到宋元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以春游踏青为基础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便生动细腻地描绘

了清明节时汴京(开封)城外汴河两岸的热闹景象。在这幅风俗长卷上,画家描绘的人物达550多人,牲畜50余头,船20多艘,车轿20多乘,清明节的盛况与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清明扫墓踏青,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哲学,或者说一种生活的辩证法。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此时祭扫扫墓,是对先人的缅怀,意在慎终追远,铭记历史。然而,人又不能沉湎在过往的回忆中而不能自拔,总得面对当下,走向明天。因此,扫墓完毕,及时转换心情,踏青春游,从生长的青草、盛开的鲜花中感受春天的气息和生活的美好,勉励自己振作超越,过好人生的每一天,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缅怀先祖与珍惜当下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的统一。当然,清明扫墓和踏青,也可以分开进行。就像在醉白池公园,人们尽情地享受着融融的春色。几个老人坐在池边的亭子里,晒着太阳,慵懒而又悠闲;一个年轻的母亲肩背双肩包,带着孩子徜徉在林荫小道,她边走边背诵骆宾王的诗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背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孩子朗声接上:“红掌拨清波。”

曾经以为醉白池与李白有什么关联,此番重游,纠正了我的这一想当然的错误。醉白池,原系宋代松江进士朱之纯的私家花园,清顺治至康熙年间,工部主事、画家顾大申在旧园址上重建,他效仿宋朝宰相韩琦仰慕白居易,故而将该园命名为醉白池。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曾在此觞咏挥毫;孙中山先生视察松江时,曾在此地的雪海堂会见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并作重要演讲;这里还收藏有赵孟頫的书法真迹《前、后赤壁赋》等石刻艺术瑰宝。

春游踏青,既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又欣赏到了历史人文的遗存,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踏青

刘蔚

了清明节时汴京(开封)城外汴河两岸的热闹景象。在这幅风俗长卷上,画家描绘的人物达550多人,牲畜50余头,船20多艘,车轿20多乘,清明节的盛况与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曾经以为醉白池与李白有什么关联,此番重游,纠正了我的这一想当然的错误。醉白池,原系宋代松江进士朱之纯的私家花园,清顺治至康熙年间,工部主事、画家顾大申在旧园址上重建,他效仿宋朝宰相韩琦仰慕白居易,故而将该园命名为醉白池。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曾在此觞咏挥毫;孙中山先生视察松江时,曾在此地的雪海堂会见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并作重要演讲;这里还收藏有赵孟頫的书法真迹《前、后赤壁赋》等石刻艺术瑰宝。

春游踏青,既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又欣赏到了历史人文的遗存,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在卿云中望见光华

张国伟

前些日子,一位复旦校友会的朋友微信我,5月27日,是复旦建校115周年纪念日,受疫情影响,今年不组织校友返校活动了,正在筹划“云返校”,要设计一个主题词,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回复道:“不妨就叫‘在卿云中望见光华’吧!”很快,对方发来点赞:“好美的意境呀!”

这个意境,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古人创造的。“卿云”即“庆云”,是指吉庆和祥瑞之云。《尚书大传》记曰:“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卿云歌》,是上古时期最美丽的诗篇之一,“卿云烂兮,纁纁兮。日月光华,且复旦兮”,勾勒出一幅彩云舒卷、光照大地的盛世美图——复旦校名,即源于此。1905年,震旦学院被教会劫夺后,马相伯先生率众弟子毅然摆脱羁绊,在吴淞创立新校。他采纳了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从《卿云歌》中撷取“复旦”二字作校名,既有重光震旦之心,又有振兴中华之意。

一百多年来,几代复旦人向往“卿云”意境,筚路蓝缕、艰辛探索,把一所濒于倒闭的私立学校建成了国内一流名校。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夏坝东返的复旦,原拟返沪后再将大部分学院迁往江苏无锡,有人因此提议,可将复旦改名为“江苏大学”,时任校长的章益先生明确表态:“无论如何‘复旦’两字,必不使其更改……”上世纪50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不少名校纷纷易名(如圣约翰大学改为“华东政法学院”、沪江大学改为“上海机械学院”),作为综合性大学,也有人提议复旦易名为“上海大学”,陈望道校长听后,一口否决:“‘日月光华,且复旦兮’,‘光华’(指光华大学)已经没有了,‘复旦’还是留着吧!”两位老校长尊重历史、爱护校名、珍惜“卿云”意境之情,异曲同工。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卿云”意境有了新的标识:曦园的制高点立有“卿云亭”,苏步青校长题写了“超然此地一亭台,纁纁卿云复旦来”的诗句;校内主干道被命名为“日月东路”“日月西路”和“光华大道”;“光华楼”高高矗立,“光华广场”芳草如茵……它们既是复旦地标,也是每年校庆日海内外校友返校的必游之地。

因为疫情,今年校友暂不能重返校园,但“云返校”也许能弥补遗憾:通过“云端”连接,就能神游校园。事实上,我还不知道“云返校”的具体词究竟是什么,但我迫切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云返校”,既是互联网技术,也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我深信,每个复旦校友心中,都有一片迎接灿烂明天的祥云。

现在,就让我们相约“云端”,“在卿云中望见光华”吧!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春节前,疫情专家建议上海市民先宅在家里14天。我和妻子商量在家里过春节。我们推着小行李车到超市,采购水果、水饺、坚果、汤圆等,还买了2箱方便面。14天过后,我们又按专家建议继续宅家。几乎天天由妻子——我是老土,说出来不怕笑话,至今不会用手机购物——在网上买蔬菜、叫外卖等。40多天疫情稍有好转,允许戴口罩外出消费,对我这个喜欢在外面跑跑走走性格,很合适。宅家的40多天,以前每天要走5000步,只能在自家小小的客厅里来来回回走走步锻炼,这种健身只能说聊胜于无,总归有点憋屈。这样,我又回归了正常的消费,去购物回家,兼带走路锻炼,一举两得。当然,心里恐怕也有像大家一样的想法,就是要将完全宅家足不出户、消费受到限制的遗憾狠狠地给我补回来。

吃的消费。想想40多天里,2箱方

便面吃光。开始汤味尚可,不久觉得清水寡味,嘴里淡出个鸟来。我当即到离家20分钟路程的一个广场底楼的“大食代”充卡。为安全起见防止感染,我与妻子约定不堂吃。我隔三差五去买酱鸭、三黄鸡、白切牛肉、油爆虾、干煎带鱼、酸菜鱼、鸡鸭血汤、大壶春生煎等打包回家,犒劳自己,充分享受大众化的美食。我家东面的一个菜饭店,荠菜肉丁菜饭加猪手,很香的,我不会去买回来解解馋。老两口也会买披萨换换口味,蛮好吃的。我还数次到一家苏州人开的零食店,买了小核桃仁、小芝麻饼、苔条小麻花等,晚上与妻子一起看电视时边看边吃,变成了老小孩啦。仔细想想,我在“大食代”买的大都是小时候喜欢的上海味道,但当时受条件限制,能吃到其中的

一样,就能高兴得跳起来。现在条件好了,饱口福已不成问题。

穿的消费。天渐渐热了,我在妻子陪同下,到家北面的优衣库买衣服。在二楼男式服装的铺面,兜兜转转,挑挑拣拣后,我买了2件长袖T恤衫、1件浅蓝色的衬衫、1件淡咖色的夹克衫、1条长裤,装了一大包,兴冲冲地拎回去。这下可以穿着新衣服,簇然一新地走在大路上外出购物了。

书的消费。如果说穿衣吃饭,是人不可或缺的基本的物质消费,那么买书可不是人人必需的消费。但每月买书、每天看书,是我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宅家的40多天,我看完数本平时很难静下心来看的书。但人都是喜新厌旧的,能出去消费后,我马上想到要补充

享受精神食粮

王坚忍

春兴宜人

1686年农历四月的一个春夜,清初两位大画家王翬(字石谷)和恽南田(字寿平)聚在书房里,品茗畅谈,挥毫作画。

恽南田画树石,王翬补竹坡。题识由南田补写,云:“春夜,与虞山好友石谷,书斋斟茗谈,戏拈柯丹丘树石。石谷补竹坡,共为笑乐。时丙寅浴佛前二日,南田寿平记。”钤“寿平”“恽正叔”“南田小隐”三方印。

不看题识,只看这幅《仿柯九思树石图》,浓淡间,水墨交融,自然天成,谁能想到是两位心心相印的奔六画家春夜烛光下的即兴之作呢。



行空——华山系列 (油画) 田学森

新书了。我步行半小时来到一家连锁书店。这家书店很大,有3个楼层,1000多平方米。我进去后买了会员卡。随后如一条鱼返回大海,游弋书海,在阳光灿烂的三个楼面,徜徉于一排排宽敞的书柜前翻阅、挑选,流连忘返。不知不觉中,时间竟已过了4个小时。平时,我买书出手不是很大,这次我冒充“阔佬”,一下子买了12本书,心情非常舒畅。回家后当夜,我这本翻翻,那本看看,真的不知今夕何夕了。之后,几个星期,我开始慢慢细读,享受精神食粮。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戴着口罩外出购物,也可以开心惬意的。

十日谈

称心满意乐淘淘 责编:龚建星

那些秘制配方,在互联网的助推下,更加丰富、绿色、有创意。